

44.628081
SY

双叶丛书

张允和
周有光

多情人不老

江苏文艺出版社



双 叶 丛 书

多情人不老



和 弥 选编

周有光，原名耀平，1906 生于江苏常州。曾就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后任教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又曾供职江苏银行、重庆新华银行总行。1946 年由新华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建国后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教授。1956 年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1989 年离休。著有《汉字改革概论》、《世界文字发展史》、《语文闲谈》等 20 余种，论文 300 余篇。

张允和，1909 年生，当代著名昆曲研究家。能作曲，填词，亦工诗。原籍安徽合肥，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苏州。上海光华大学毕业。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1956 年与俞平伯创立北京昆曲研习社，编辑《社讯》，并演出昆曲剧目多种，为祖国昆曲传统艺术的继承与发扬作出贡献。尚写有诗词近百首，著有散文《半个字的电报》等。

多情人不老

作 者：周有光、张允和

责任编辑：张昌华

责任校对：张 也

责任监制：胡小河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扬中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 10 印张 8.75

字数：180,000 199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3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257-X/1·1169

定 价：13.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张允和
沈建中 摄



本书照片
除署名外
系作者提供



周有光、张允和结婚照
(1933 年)





张允和
纪红 摄



人在旅途
(1984年, 美国)





不好意思，老了

张昌华 摄



花前共读“西厢记”



目录

· 张 允 和 辑 ·

1		前言
3		本来没有我
8		红双喜
12		大弟新娘俏
14		王觉悟闹学
18		张闻天教我国文课
22		落花时节
25		一封电报和最后的眼泪
28		看不见的背影

32		温柔的防浪石堤
35		庆庆的一天
39		安安的一天
45		半个字的电报
51		八十六岁学电脑
53		喜的是《水》，忧的也是水
55		小丑
64		小白兔
78		扑满
81		昆曲——江南的枫叶
84		悼念笛师李荣圻
87		江湖上的奇妙船队
104		不须曲
110		风月暗消磨，春去春又来
113		曲谜传友情
121		人得多情人不老
125		黄山归来寿莹环大姐
126		难途有寄二首
127		过南园乌鹊桥故居（四首）
128		长安喜遇咏莲
130		哭二弟
131		范用吃醋
133		附录：我的爷爷奶奶（曾蔷）

编后记

双 叶 丛 书

多情人不老

张允和辑

本来没有我

1909年，在安徽合肥龙门巷的一所大院里。夏天的早晨，不到三点钟，中国人说这是丑时。一个女娃娃离了娘胎。人家都是哇哇地生下来的，而我是默然无声地落草的。一个没有生命的小东西。

老人们告诉我，脐带紧紧绕了我的细脖子三圈。窒息得太久的婴儿，小脸已经发紫。我的老祖母，坐镇在产房里，千方百计要把死的搞成活的。

这一年夏天，比往年更热。我是阴历六月初九，也就是阳历7月25日生的。在这六月的天气里，产房里的一群妇人围绕这个不满四斤重的婴儿，忙得汗流浹背，气都透不过来。比起鲁迅文章里的九斤老太，我是惭愧得很。

收生婆先把三圈脐带解开，再把婴儿倒拎起来，给我挨了几十个屁股，我不怕痛，不吭声；又用热水、冷水交替着浇婴儿的背和胸，我不怕热，更不怕冷，也不吭声。人工呼吸，那时是新的玩意儿，也算是采用了。我只是不吭声。先后用了十几种方法，我就是不吭声嘛！时间一分、一刻、一小时地过去了，已经过了上午十点钟。我始终绷着越来越紧的

小脸，再也不吭声。

有人说，这个女娃娃不会活了，已经花了七个多钟头抢救。她是老天爷没有赋予生命的小东西。再花多大的气力也是没有用。

可是老祖母不同意。我的祖母没有生过孩子。我的父亲是五房承继到大房来的。在生我之前，我母亲已经生过三个孩子，只留下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大姐。祖母已经六十多岁了，盼孩子盼得快要发疯了。

男孩子好，女孩子也好。她想，能生女孩子，就能生男孩子。

这时候老祖母坐在那张紫檀嵌螺钿的古老的圈椅上，像一尊大佛。她既是命令，也是哀求那些七手八脚的女人们：“再想想，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一个喜欢抽水烟的圆圆脸、胖乎乎的女人说：“让我抽几袋水烟试试看。”大家心里都嘀咕：方法都使尽了，你又有什么神通，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喷烟会喷活了婴儿。但是谁也不敢反对。

于是乎这一个女人忙着找水烟袋，那一个女人忙着搓纸芯，一大包上等皮丝烟已经端正好了。胖女人忙着点起烟来。

收生婆小心地捧起了婴儿。胖女人抽了一袋又一袋的烟，喷到婴儿的脸上。又是一个钟头过去了，产房里除了抽水烟的声音，什么声音也没有。收生婆心里数着一袋一袋的烟，已经五十多袋了。婴儿板着越来越紧的小丑脸，始终不吭声。婴儿的身体也越来越发紫。蒙古斑也看不清了。她只有一个瘦

瘦的小尖鼻子还算逗人喜欢。

抽烟的胖女人虽然过足了烟瘾，但是她很疲倦，汗从脖子一直流到脚跟。收生婆更是疲倦，捧着我，两只手酸得要命。别的女人忙着替她们俩擦汗。这么个大热天，谁也不敢用扇子。

这正午的时候，天气热得叫人一无是处。产房里的人们希望来一阵暴雨，似乎这个希望比救活婴儿更重要。

大家望着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祖母。老祖母坐得笔直，把她的驼背都几乎伸直了。她把眼睛睁得圆圆大大的。从半夜到现在，快八个钟头了。她老人家，巍然不动。女人们除了给产妇喝些汤汤水水外，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喝水和吃饭。

时间过得真快，也真慢，又是一个钟头过去了。时钟响亮地敲了十二下，老祖母闭上了眼睛。她是信佛的，嘴里想念佛，但是产房是个不洁净的地方，不能念。老祖母夺取婴儿的战斗是没有希望了。她知道这些女人只要她一声命令，马上就会停止这种艰苦的工作。

收生婆捧着婴儿，手酸得抬不起来。她把婴儿放到她的扎花布的围裙里，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为了解除她的疲劳，她默默地算着喷烟的次数。是整整一百袋烟了。她无可奈何地对老祖母说：“老太太，已经一百袋烟了。老太太，您去歇歇吧？”她说说着，就把围裙里的婴儿不经心地抖落到脚盆里去了，因为是个“死”孩子。婴儿滚到盆里，三百六十度

的大翻身。我的小尖鼻子掀了掀，小嘴动了动，是受了很大的震动。可是谁也没有注意。

老太太眼里满是泪水，伤心地说，“再喷她八袋烟，我就去休息。”老太太手里平常总有一串佛珠，珠子有一百零八颗。她相信一百零八才是功德圆满。

胖女人无可奈何地再抽烟，喷到脚盆里。她决定以后要戒烟，这烟抽得太不顺利了。她抽了喷，喷了抽，喷得又利落又爽快。她不屑顾盼这个死丫头、丑丫头。喷完了八袋烟就可以休息了。一袋、两袋、三袋、四袋，时间更是飞快地过去。

老祖母颤巍巍地站起来，走到脚盆边。孙女儿是完了，看她最后一眼吧，总是我的后代。

她老人家泪眼模糊地向烟雾中的孙女儿告别。她似乎看见婴儿的小尖鼻子在掀动，小嘴似乎要讲话。老祖母想：我是眼花了。她阻止胖女人再喷烟，用手帕擦干净自己的眼泪，再度低下身子去仔细盯着婴儿。

奇怪，不但鼻子和嘴唇在动，小瘦手似乎也要举起来。仿佛在宣告：“我真正来到了人间了！”

这一下老祖母又惊又喜，站立不稳，身子几乎倒下来。布满了红丝的眼睛闪烁着生命的光耀。她忙叫着：“活了，活了，你们看！”大家拥向脚盆边。果然，婴儿十分轻微的啼声都能听见了。一屋子的人都沸腾起来。人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是在闷热的产房里，大家高兴地叫喊：“活了！”“真的活了吗？”门外的人也跟着喊，“真的活了吗？”

天空闪烁着电闪，照得产房里通亮。天空中霹雳响的雷声像炸弹一样爆炸开来。人们所希望的大雨，马上就要来临。可是产房里的人们没有看见明亮的电光，看到的是，一个小生命的更大的光亮。她们的耳朵也对雷声没有感觉。这小小婴儿的十分轻微的哭声，不是哭声，是笑声遮没了巨大的雷声。

老祖母阻止了人们的欢呼，生怕把那娇小脆弱的孙女儿吓死。收生婆连忙从脚盆里轻轻地抱起了婴儿，这才真是捧了一个活宝贝了。

真是奇怪！一个平凡的女人，就是这样不平凡地诞生的。

1988年6月

红 双 喜

——我的好奶妈

我的弱小的生命，像大海中的一滴水；像早上大雾中一缕细雾；又像我们小时候，轻轻一吹就可能破的“滴弄”^①；更像“摇漾春如线”的一根游丝。可是我的小神经，却像电流一样，轻快又健壮地活动到现在八十八个春秋。

好奶妈，我不知道她的姓，更不知道她的名字。她是我一生下来，看到的第一个人。她是一个羞怯的乡村少妇，丢下她壮健的女儿来哺养我。而我却是一个人世间最难哺养的早产婴儿，我在母亲肚子里，不耐烦地呆了七个多月，就急急到了人间。可我是一个生下来，不声不响、不哭不笑的人。多亏好心的人们救活了我，就是现在，放在氧气包里可能也救不活的婴儿。

我的奶妈有乌黑、深情的大眼睛，那么温和慈爱；她有不高不矮的端正的鼻子，但是在喂奶的时候，总要避开我的脑门；她粗大而又柔软的手轻轻

① 滴弄：很薄的玻璃玩具，一吹一吸就发出滴咚的声音，稍微吹重就容易破。——编者注